



# 画梦录

潘年英 著

作家出版社

# 画梦录

潘年英散文随笔集

潘年英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梦录/潘年英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63-5758-3

I.画… II.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5288号

## 画梦录

---

作者:潘年英

责任编辑:贺平

封面设计:钟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印刷:新时代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00千

印张:19.5夹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5758-6

定价:38.00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似乎又到收获的季节了。照例是，一直是，零星想着，零星写着，然后零星贴在自己的博客上。不刻意，不努力，不用心，但也不间断，不歇息，不荒疏。几年下来，又可以凑成集子了。找一学生帮忙整理，居然也有了厚厚的三十来万字。有朋友曾劝我，说别太贪恋网络了，玩物会丧志。谢谢善意的提醒。但我得说，我喜欢网络。很早以前我就说过，只有在网络时代，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写作和发表的自由。虽然这还不是真正的自由，但总比纸媒体时代要好很多。起码，我的文字我做主，而不用再看编辑的脸色——这好歹是我自己的园地。当然我也明白，这园地的价值、功能和作用其实都有限。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永远是焦点的人和事。不标新立异就不能哗众取宠。不哗众取宠就不能吸引大众的目光争取到所谓更多的点击率。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对自己博客的经营就比较理性冷静同时也比较自在随意了。于是就把博客看成是自家后院的一个菜园子。有时间就去挖那么几锄头，随意播种点什么，没时间就不理会它，任其自由生长。就这样，经年累月地，在不经意间，我居然也于此间留下了不少文字。回头一看，这些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文字，如同一丛丛韭菜或芭蕉，竟然在不知不觉间长成一

片风景了。学生按博文发表的时间顺序帮我初步整理成集子,我自己再从头到尾细看一遍,重新修订了一些句子,删除了一些篇章,于是得以成册。本册所编,为2008年11月底至今的博文,此前已经编过一册,叫《芒冬花》,收编的是开博以来至2008年之前的文章。如此说来,这样的收获还真有点像是割韭菜和芭蕉了。因本册文字中写梦的篇什不少,且有一篇《画梦录》,我觉得这篇名大抵可以概括我这些文章的基本风貌和我目前的心境,于是决定以此为书名。这也与此前的《芒冬花》相呼应。韭菜和芭蕉都是割了又会长的。我当然希望下一次再来收割的时候,会有更加喜人的文字风景。但我同时要求自己,本册之后,从零开始。

2011-6-27 于湘潭

# 目 录

序	/ 1
怪梦收集者	/ 1
沉默的人	/ 7
紫云	/ 11
恶看	/ 17
复吴育化先生信	/ 19
答客问	/ 23
《长角苗》自序	/ 25
荒诞是更真实的存在	/ 27
春风	/ 30
时光重现	/ 31
节日	/ 33
逼近	/ 35
被浪费的月亮山电影资源	/ 36
在宝增村过“传歌节”	/ 37
羊送“蚩尤庙”	/ 41
两部好电影	/ 45

三龙一瞥	/ 47
今夜无人寂寞	/ 52
所有的愿望都落空	/ 54
一棵生长在路边的小桑树	/ 56
我移植了那棵生长在路边的小桑树	/ 57
永别了,我的小桑树	/ 59
复隐地先生信	/ 61
偶感	/ 64
从巴黎回来的侗族姑娘	/ 65
悬崖上的村寨	/ 69
迷人的远方	/ 73
报京三月三	/ 77
如诗如画的东朗梯田	/ 81
两羊峡谷里的一树桃花	/ 85
笑脸	/ 89
从黄岗到小黄	/ 93
山垭口上的风景	/ 97
去安柱村看苗家人“打嘎”	/ 101
音乐天堂	/ 105
《走近剪纸》序	/ 109
送别	/ 112
美人的故乡	/ 113
走过旧州且兰故地	/ 117
无可倾诉	/ 121
朋友	/ 123

别了,迈克尔·杰克逊	/ 124
一件令人料想不到的咄咄怪事	/ 126
午夜蝉鸣	/ 128
书到读时方恨多	/ 129
不可思议的梦中所得	/ 130
梦	/ 133
敲窗的鸟	/ 135
溽暑	/ 137
故乡的菜谱	/ 139
惶然录	/ 143
记忆中的连环画	/ 145
即便是最邪恶的人,也有其人性的一面	/ 147
自语录	/ 150
画梦录	/ 153
痛恨	/ 155
追赶	/ 156
回家	/ 158
白岩古驿站的惊鸿一瞥	/ 160
一个人的村庄	/ 164
秋意渐浓	/ 168
相逢	/ 169
一本叫《苗绣》的书	/ 172
《飘逝的梦》序	/ 176
梦回故乡	/ 180
三门塘小忆	/ 181



火车上的一幕	/ 185
加榜的诗画大地与无边秋色	/ 188
太明亮,太难忘,那高原上的阳光	/ 192
篮球的故事	/ 194
大山深处的斫琴师	/ 197
恋人絮语	/ 201
初上三省坡	/ 203
平架的中秋月色及音乐之夜	/ 207
加车下午的美好时光	/ 211
复苏的码头	/ 215
希望	/ 219
断了头的“高原舞者”	/ 221
影子	/ 223
择邻而居	/ 224
分道扬镳	/ 232
我与一棵大树的前世约定	/ 233
赤水河的早晨	/ 235
黔北印迹	/ 236
心安	/ 238
惭愧	/ 239
尊重	/ 240
背篋	/ 241
变化	/ 242
疼痛	/ 244
伤心篱笆	/ 245

冬日暖阳	/ 246
老无所依	/ 247
错过	/ 248
彼岸	/ 249
午后	/ 250
逃亡	/ 251
如果	/ 252
朗读	/ 253
你的寂寞是一座花园	/ 254
出逃记	/ 255
生活的碎片	/ 257
复钟涛先生信	/ 260
闪光的宝藏	/ 263
《寻访且兰故都》自序	/ 267
《黔南州民族服饰欣赏及图案制作》序	/ 273
狂风	/ 275
又到小黄	/ 276
植一棵树在心中吧	/ 279
故乡的美食	/ 281
修庙记	/ 283
我不会写卷首语	/ 285
雨霖铃	/ 287
带一群孩子去张谷英村春游	/ 289
生活的加减法	/ 291
侄女佳佳	/ 293

时间的长河	/ 296
朋友来了无好酒	/ 298
姊妹节,太美丽,太迷人	/ 300
归途	/ 302
鸟巢	/ 304
北方的天空下	/ 305
花的草原	/ 307
远望北疆	/ 309
我不是逃兵,我只是落伍了	/ 311
拜谒昭君墓记	/ 314
平常心与非常心	/ 317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 321
草原的寂静与喧嚣	/ 322
论深度写作	/ 324
论民族性	/ 327
从北到南的流水	/ 328
论境界	/ 331
为故乡立传	/ 333
在故乡静养	/ 336
一本推迟了八年才出版的书	/ 339
答《城市档案》杂志社记者问	/ 342
无端	/ 346
春梦了无痕	/ 347
你好宝贝	/ 349
两部电影,两个国家	/ 352

品读《洪江》	/ 355
评议与发言	/ 358
我看新编侗戏《娘美》	/ 365
土光先生无恙	/ 367
老万和他的苗族风情园	/ 379
带着《圣经》上路	/ 381
重修南岳地母二庙记	/ 382
册亨纪行	/ 384
推荐两本书	/ 390
值得一看的三部电影	/ 392
我和茅台酒的故事	/ 394
文学的暗河	/ 397
游灰汤镇记	/ 401
韶山一瞥	/ 408
交代	/ 410
寂静的雪天	/ 412
初读白先勇	/ 413
音乐会	/ 417
传说的价值	/ 420
书送重了	/ 425
教育改革的杂要和把戏	/ 427
有味	/ 430
有雪来过	/ 433
孽障	/ 435
期待残雪消融	/ 438

胖哥	/ 442
比下有余	/ 447
都有病	/ 452
缅怀两位侗学研究的前辈和大德	/ 455
重走古州河岸	/ 463
回不去的时光	/ 466
车过雷公山	/ 468
文自清纯品自高	/ 471
高维之旅	/ 475
三龙如梦	/ 480
娜拉们依旧无路可走	/ 485
美的虚构与实在	/ 490
答付海鸿先生问	/ 495
我们都在虚度今生	/ 499
侗乡,那些远在天边的寨子	/ 509
在绝望中自觉	/ 526
在云之南	/ 529
邕沙图像叙事的无限可能	/ 568
假酒	/ 573
西行记	/ 575

## 怪梦收集者

“昨晚你做梦了没？”他问。他几乎每天都问我同样的问题。

“没有。”我说。我也几乎每天都给他同样的答案。

“噢，麦嘎德，你真不幸。”他说：“你连梦也没有，可怜的人。”

他说他是一个梦的收集者，专门收集各种不同的梦。他无所事事，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站在街道中间向过路的人们收集昨晚的梦。说实话，我不是没有做梦，而是记不住了，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做梦，而且常常还是噩梦，但一觉醒来，立即忙碌于生计，哪里还能记得住昨晚的梦呢。“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一回，我终于大着胆子跟他说：“我梦见我父亲还活着。”但他对我的梦没有兴趣，他说：“你梦见自己的父亲还活着，这不算什么稀奇，因为你父亲死了，你日思夜想，当然应该做这样的梦啦笨蛋，我告诉你，我根本不要睡觉，我站着都能做你这样的梦。”

照他的说法，他其实在收集一些与众不同的梦，或者准确地说，他是个怪梦收集者。

来了一位老工人，神情诡异地对他说：“我梦见我们厂里的领导都被人炸死了。”

他马上拿出本子，准备记录。

“看见没有，”他转而对我说：“这样的梦才叫怪梦。”

“我也做过和他一样的梦。”我说。

“嗤，”他很不屑地笑起来，说：“你？就凭你？你也配做这样的梦？”

这时又来了一位教授模样的知识分子，说：“我梦见我抄袭学生文章的事情被人揭发了。”

“然后呢？”他饶有兴趣地问道。

“结果？”那位知识分子说：“结果我马上就惊醒过来了。这样的事情，落到谁的头上谁倒霉。”

我听不大懂有学问的人说的话，就小心翼翼地问：

“什么叫落到谁的头上谁倒霉啊？”

他很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吐了一口浓痰说：

“你真是白痴！”

我正担心他会给我一个耳光，或者给我一大踢脚。结果一个公务员的出现解了我的围。

“我梦见了……”公务员胸有成竹地说。

他把本子打开，说：“嗯，然后呢？”

“算啦，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没事的，你说吧，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呢。”

“我梦见一个女人的阴户上长满了鳄鱼的牙齿……”

他回头看了看我，脸上闪过一种暧昧而得意的笑容，同时迅速地记下那位公务员说过的话。

“嗯，那么，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这个一定要说吗？”

“那当然，出于对科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你必须说，我也必须记下来。”

“那好吧，那我就豁出去啦，我就说啦，她好像是我的领导，我的上司。”

“啪！”几乎在那位公务员的话音未落之际，他把本子重重地合上了。

“这不能算怪梦！甚至也不能算梦。”他似乎有些生气地说。

“但也不能完全肯定，或许是我朋友的妻子什么的……”公务员还想纠正他刚才说过的话，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怪梦收集者已经再没有兴趣听他说下去。

“这又不是在市场上买菜，可以讨价还价的。”怪梦收集者说。

那公务员走后，又来了一位诗人兼哲学家。他说：

“梦是人的一种下意识活动，没什么神秘的。”

“你做过梦吗？”怪梦收集者问。

“那当然。”哲学家说：“有时候也还真的做一些无法理解的梦。”

“比如说——”

“比如说，我有时候会梦见自己飞起来。”

“这不算怪梦。我要收集的是怪梦。”他说。

“你为什么要收集这个呢？”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这是我的工作。”



“这也是工作？真是不可思议，现在都什么世道啊！居然会有人以这个为职业。”

“奇怪吗？”他反问哪位诗人哲学家。“那你写诗又算什么呢？那你思考那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又算什么呢？你思考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者写诗居然也可以有饭吃，你不觉得这也很奇怪吗？”

诗人哲学家被问住了。但他们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一位企业家急匆匆地路过，被他拦住了。

“请问，你最近做什么奇怪的梦没有？”

看得出，企业家对他提出的问题没有一点兴趣。但他还是紧追不舍：

“有吗？有怪梦吗？”

“有！有黄粱一梦！”企业家似乎是很生气地说。

一个妓女也刚好赶上插了一嘴：“我梦见天下结了婚的男人的老婆都死光光的了。”

“这是诅咒，而不是梦，亲爱的鸡！”他说。

这时，一个小贩挑着担子慢悠悠走过来，边走边不安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请问你最近做什么奇怪的梦吗？”他凑上去讨好似的问道。

“天天做唷！”那小贩倒爽快，说：“天天都做噩梦，天天梦见自己遭那些狗日的城管追得屁滚尿流。”

“结果呢？”

“结果不是梦，是真的！要是梦就好喽！”

他点点头，似乎相信了那小贩所说的话，而且深表同情。